

#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內部發行)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 1963年3月

#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印

1963年3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定 价： 0.85 元

## 目 录

### 蒋介石空军重要训练基地——笕桥中央航空

|                           |                   |
|---------------------------|-------------------|
| 学校·····                   | 陈栖霞 朱鴻道 唐中和 ( 1 ) |
| 我所知道的浙江三青团内幕·····         | 郑琴隐 ( 25 )        |
| 浙江的“中国青年励志会”·····         | 何永德 ( 48 )        |
|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建立和演变·····     | 应占先 ( 56 )        |
| 宁属各县政工队概况·····            | 蔡竹屏 ( 82 )        |
| 黄紹竑与CC争夺浙江战时青年训练团的经过····· | 应占先 ( 91 )        |
| 关于浙江抗敌自卫团的回忆·····         | 魏思誠 ( 100 )       |
| 战时温州的形形色色·····            | 何祖培 ( 113 )       |
| 战时浙西几点见闻·····             | 方秉性 ( 121 )       |
| 战时长兴山区见闻录·····            | 赵得三 ( 127 )       |
| 汪伪政权在浙省主办的“清乡”·····       | 金湛卢 ( 134 )       |
| 蒋坚忍二三事·····               | 蔡竹屏 ( 147 )       |
| 姚北农民捣毁鸦片捐局·····           | 徐順潮 ( 155 )       |
| 上虞夏盖湖农民的反霸武装暴动·····       | 曾寿昌 陈永釗 ( 158 )   |
| 临海农民抗拒土地陈报的斗争·····        | 周 涛 ( 161 )       |
| 华侨邹辉清开辟三门湾的创议及其流产·····    | 朱仲华 ( 165 )       |
| 回忆“重整道德运动”·····           | 蔡文浩 ( 168 )       |
| 我的留美回忆录·····              | 朱庭祐 ( 178 )       |
| 庚款第一批派遣留美学生的简况·····       | 罗惠侨 ( 183 )       |
| 专載：关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 ( 189 )           |

# 蔣介石空軍重要訓練基地——笕桥

## 中央航空学校

陈栖霞 朱鴻道 唐中和

### 前 言

作者陈栖霞，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云南航空学校，先后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部”飞机队、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空军司令部、刘湘的二十一军空军中、国民党中央军校航空班、笕桥中央航校等处担任飞行员、参谋长、飞行教官以及抗战初期任空军大队长等职，于一九四〇年离开空军。朱鴻道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入航空班，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毕业，先后任国民党空军第三队飞行员、参谋、站长等职，于一九四三年离开空军。唐中和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入笕桥航校第七期，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先后任飞行员、飞行教官、中美空军混合团分队长、空军西安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等职，于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空军。我们三人，先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空军系统中干了十年到二十年之久，今天幸而得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回顾前尘，内疚实深。我们不约而同，响应政协号召，先后写出了航空班、笕桥航校的文史资料，因为各人任职时间先后不同，见闻不同，其中有出入处也有重复处，为了尽可能提供实际史料，避免一题多稿起见，我们彼此核对、相互回忆，特地把它综合写成一篇，以供研究这一段史料者作参考。由于我们经

历和见闻的局限性，年久多忘，难免有誤，而且我们都是空軍的技术人員，对于当时的許多政治内幕，既不关心，又少了解，所以資料是很不完整的。还希熟悉当时情况的人士，予以补充和訂正。

### 笕桥航校的前身——航空班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反动統治以后，专以致力于“剿共”內战为事，感到空軍占重要地位，借口“建国建軍”、“航空救国”，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中央軍校”組織成立航空队，以张靜愚为队长，厉如燕为副队长，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学校”五、六两期和軍官团毕业生七十名为学员。当时由于沒有适当地方，不能开学，直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始迁入南京小营軍官团校址，正式上課。一面向华侨騙捐巨款，向德国訂购大小飞机三十四架，計容克司 280 匹馬力偵察机八架、福克活夫 60 匹馬力练习机二十架、和拍力根 120 匹馬力教练机六架。因当时蒋介石用的都是德国軍事顧問，这笔生意主要为德国人做去。

当时訂购的飞机，不是从天空飞来的，而是一大箱一大箱从海上运来的，运输费时，到了国内还要拆箱装配，因此不能开始飞行訓練，故专注重課堂学习。这时又另招学员二十五名，編为观察速成班，附在航空队內訓練，因学员人数增加，原訂飞机不敷应用，乃又向英国訂购摩斯教练机一批。后来飞机运到，发觉向德国买来的二十架福克活夫不适合教练，只得把装好的停在机棚里休息，未装的原封不动地堆着睡觉，这是蒋介石的德国顧問的“成績”。

一九二九年六月，将一、二两批学员分为甲乙两班，十个飞行小组，取消观察速成班名义，开始訓練。是时蒋介石又命令航空队改组，扩充編制，改名航空班，仍隶属于“中央陸軍軍官学校”。

航空班成立，张靜愚辞职，委黄秉衡为班主任，厉如燕为副

主任，下設秘書室、顧問室、飛行組、學課組、機械組、實習工廠、醫務科、經理室、學員隊等。其主要人事如下：

秘 書 周雪鷗

飛行組組長 毛邦初（蔣介石內侄、留蘇）

飛行教官 歐陽璋（南苑航校三期）

金世中（南苑航校一期）

李瑞彬（南苑航校四期）

丁普明（南苑航校四期）

張國棟（保定航校一期）

江紹榮（南苑航校三期）

劉光業（南苑航校四期）

晏玉琮（雲南航校畢業）

張廷孟（留蘇和毛邦初同學）

郝中和（南苑航校四期）

張珏一（南苑航校二期）

陳步洲（南苑航校二期）

李士怡（南苑航校二期）

石巖牛（南苑航校四期）

吳鴻祺（南苑航校四期）

學課組組長 錢昌祚（留美、錢昌照兄弟）

學課教官 江超西

郭力三（留法）

胡 信（留日）

王志濤

焦續華

李立德（留美）

陳世楨

曾 桐（福建海軍留美學航空機械）

李彊雄（留美）

德国顧問 福克斯 威生博西科 罗宾斯

編譯 姚士宜

机械組組長 林福元  
兼工厂厂长

技正 肖佑承

技士 庄以临（留法勤工俭学生）

机械长 袁保光

机械員 徐强 彭穎生 刘在臣 王福陞 张圣哲

医务科科长 陆世煊

医官 王世煊 阮步蟾

經理室軍需 陈鍾穎

學員队队长 王运尧

区队长 叶祥宾 赵勳

同时将班部由小营迁至复成桥原工业学校旧址作为校舍，地在明故宫飞机场側，对教員飞行甚便。

担任飞行训练的飞行教員，大都是出身于北洋軍閥所办的南苑航校、保定航校、东北航校和云南航校，学科教員一部分也是这些航校出身。一部分則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在軍校办航空班的同时，蔣介石在法西斯德国顧問的策划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德国式編制的陆軍教导師，編制內有一个航空連，是为了与炮兵協同作战而設的，就在教导師的下級干部（軍校第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二十多人，由航空班拨飞机三架，亦在明故宫机场进行训练。不久即因設備差，飞机少，又与航空班同在一个机场飞行不堪拥挤，一九二九年九月，乃将航空連并入航空班，归并时，航空連人員陸續淘汰，仅存陈志伦、金雯、赵中一、俞錚、赵鹏、朱鴻道六人。这样，航空班共有學員一百余人，經過历次体格检查、技术測驗逐步淘汰、和飞行失事殞命，到毕业时仅有八十三人。



航空班自开办至毕业，为时二年多，虽在训练期间，仍为蒋介石用来进行新军阀混战，如一九二九年春蒋桂之战、十二月蒋、石（友三）、蒋、唐（生智）之战，一九三〇年春蒋、閻、馮之战等，蒋介石都利用航空班的飞机和教官，临时组织偵炸队出动助战，当时学员能单独飞行者十五人，亦一起参加助战，各次出动，相当卖力，蒋介石颇为满意。如石友三在浦口反蒋，当时航空班教官欧阳璟、金世中、丁普明、张国栋等带领学员陈嘉尚、胡伟克、黄正裕等，出动助战，轮番向石友三部进行轰炸，石部很快就被打垮了。由于参加军阀混战，飞行训练很不正常，所以每个学员的实际留空时间，不过二十多个小时，因此他们的飞行技术基础是很薄弱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航空班毕业，毕业学员八十三人分派至军政部航空署各航空队见习。是时航空署下面，由于蒋介石多方收罗，已组成了七个航空队，队长为晏玉琮、张廷孟、刘芳秀（牧群、保定航校毕业。）杨鹤霄、田曦、丁纪徐（留德）、张有谷（云南航校毕业）等人。队员有出身东北航校、南苑航校、保定航校、云南航校、广东与广西航校的、有日本留学的，有来自香港远东航空公司及海军的。当时约有飞机五、六十架，飞行人员一百余人。蒋介石当时感到空军人员来源复杂，因此把航空班毕业学员当作嫡系，全部分配在上述七个队里，充为骨干。

蒋介石看到航空班收获很大，于是打算大规模训练航空人员，建立清一色的空军。由于宋子文、宋美龄的关系，与美国订立了合同，聘美国人为顾问，于一九三一年春，决定成立航空学校，这就是后来设在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

附航空班毕业学员姓名如下：

航空班毕业学员姓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炎（浙江杭县）、王天祥（浙江黄岩）、王克强（湖南长沙）、

王伯嶽(江西九江)、王補萍(浙江丽水)、王熙敬(安徽太湖)、  
 石 坚(湖南浏阳)、左紀彰(湖南醴陵)、向周全(湖南茶陵)、  
 安家駒(广东佛山)、朱鴻道(浙江杭州)、沈延世(浙江紹兴)、  
 狄志揚(江苏南京)、吳 会(浙江云和)、吳 礼(浙江杭县)、  
 吳子崎(广东琼州)、吳明輝(湖南零陵)、吳树汉(广东新兴)、  
 李 輝(湖南新宁)、李峻德(湖南宁远)、李华伟(四川安县)、  
 金 雯(浙江永嘉)、金恩济(韩国籍)、周 良(浙江青田)、  
 周修忠(广东汕头)、易国瑞(湖南长沙)、胡国宾(浙江建德)、  
 胡伟克(江西萍乡)、侯拔崙(江苏无锡)、洪家模(四川成都)、  
 段国楨(江西南昌)、俞 鐸(浙江东阳)、袁士宗(湖南宝庆)、  
 徐康良(浙江孝丰)、徐汉輝(浙江寿昌)、符 克(广东琼州)、  
 陈又超(浙江青田)、陈志伦(浙江青田)、陈南桴(广东汕头)、  
 陈嘉尚(浙江杭县)、陈觀瀾(江西南昌)、孙璧山(福建莆田)、  
 黃正裕(浙江杭县)、黃昌宗(浙江杭县)、张 旭(河南罗山)、  
 張之珍(山东青城)、张式群(浙江 )、张抑强(广东汕头)、  
 張夢緹(山东陵县)、章 傑(浙江临海)、曾天中(湖南耒阳)、  
 曾广平(湖南宝庆)、楊开庭(江西丰城)、楊喻仁(江西清江)、  
 楊鴻鼎(四川江津)、賈 超(四川邻水)、乔鏞照(江苏上海)、  
 彭亚秀(四川内江)、魏雄球(广东五华)、赵 泉(浙江諸暨)、  
 赵 鵬(貴州大定)、赵中一(浙江东阳)、赵廷珍(浙江上虞)、  
 邓志坚(湖南零陵)、蔣志高(四川眉山)、蔣翼輔(浙江諸暨)、  
 刘 林(湖南 )、刘 毅(湖北汉阳)、刘求鋒(江西寻鄔)、  
 刘秉寬(安徽合肥)、刘国运(湖南衡阳)、謝廷藩(江西零都)、  
 錢国勳(安徽大通)、戴中傑(江苏六合)、藍光傑(四川荣县)、  
 藍秉权(四川隆昌)、罗 机(湖南邵阳)、聶經豫(湖北江陵)、  
 譚 鼎(湖南长沙)、譚文馨(湖南益阳)、譚以德(广东 )、  
 龙祚炎(貴州貴阳)、龔穎澄(江苏崇明) 計八十三人

###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建立

一九三〇年，蔣介石派毛邦初(同行者有刘芳秀等)赴日本

观操，毛回国后，蒋介石即要他在南昌、洛阳、杭州三处选择地点，建立航校，后以洛阳还受閻馮势力威胁，南昌又接近紅軍根据地，浙江为蒋介石的首要反动据点，而杭州則交通运输方便、又属繁华城市，适合飞行人員生活，乃决定于杭州笕桥建校。一九三一年春，利用笕桥兵营，扩建笕桥机场，大兴土木，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一面将南京航空班原班人馬和设备全部迁到笕桥，并将沪杭铁路通过航校范围一段改道，一面聘請美国顧問，并向美国购买弗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各机种飞机一批，进行教练。

航校成立，蒋介石自兼校长，派毛邦初为副校长，負实际責任。机构扩大，校內官佐已由南京航空班的几十人增加到三百余人。其編制及主要人事如下：

|         |                                            |
|---------|--------------------------------------------|
| 校长办公厅主任 | 蒋坚忍（蒋介石同族）                                 |
| 秘书室秘书   | 蔡竹屏（蒋坚忍关系）、尹寿康（外文秘书）                       |
| 教育处处长   | 錢昌祚（以后是正处长黃毓沛、錢大鈞連襟、副处长晏玉琮，后黃升洛阳分校校长，晏升处长） |
| 飞行科科长   | 曹文炳（南苑航校四期）、后为石友信（石友三堂弟）                   |
| 教授科科长   | 孙 琰（东北航校、留法）                               |
| 机械組組长   | 郭力三（留法）                                    |
| 照相組組长   | 王世荣                                        |
| 电讯技术組組长 | 尤家章                                        |
| 气象組組长   | 胡 信（留日）                                    |
| 編譯組組长   | 姚士宣                                        |
| 体育組組长   | 金兆均、后为徐汝康                                  |
| 学生总队总队长 | 方引之、后为龙韜（黃埔出身）                             |
| 总队附     | 乐 典、闕 渊（黃埔、原籍越南入中国籍）                       |
| 入伍生队队长  | 石邦藩（保定航校）                                  |
| 图书馆馆长   | 潘树藩                                        |
| 政治訓練处处长 | 蒋坚忍（兼）                                     |

政治訓練处秘书 周 儋(蔣堅忍关系、留日)

政治总教官 罗霞天、后为张韶舞

訓育科科长 徐鶴林(蔣堅忍关系)

編輯科科长 张韶舞、后为沈开寶

事务科科长 沈开寶

管理科科长 李瑞彬

經理科科长 屠宗根

医务科科长 馮邦勳

會計室主任 何 覺

附属工厂厂长 王承猷(留美)

机械課課长 李立德(留美)

考工課課长 康泰洪(留法)

外勤課課长 李彊雄

掩护营营长 黃煥荣

航空子弟小学校长 陈鴻韜、后为徐蘊頤

(以上人事至一九三五年起大有变动,从略)

校內組織人事既定,即开始招收飞行学生,第一批学生大部分是从南京中央軍校第八、第九两期肄业的学生中經航空医官施行体格检查而后轉入的,另一部分由全国高中毕业程度学生中考选的。与此同时,新建了飞机棚两所、气象台一所、修理工厂一所,以应飞行訓練之需,并建造了“醒村”以安置美国顧問及高級官佐,設立航空子弟小学和幼儿园等。

由美国聘来的顧問人数,当时有飞行教官十人,机械方面的顧問二人,航空医务顧問一人,打字員一人。我们现只記得有总顧問裘育德(譯音,下同)、总教官罗兰、飞行教官奈特、肯特、向农、史怀若、舍史培勒、克林諾諸人。这批美国顧問,有的出身于美国西点軍校,有的是退伍軍人,有的是民航飞行人員。他们那种傲慢气焰、儼然以殖民地主人自居,我们印象較深的是总教官罗兰,个儿高高,歪戴帽子,一副大流氓样子,航校一切

設施都得听从他的意見而行，可恥的是从蔣介石到毛邦初、蔣堅忍等人，奴顏婢膝地把美国顧問奉承得象太上皇一样。陈栖霞还記得一件事情，可以看出美国顧問侮辱中国教官的气焰了：有一天晚上我们中国教官和美国教官一起遊西湖，美国人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語，專門取笑中国人，不知怎么一来，有一美国教官（忘其名）竟把中国教官裘景仲推入湖中，弄得裘景仲吃了一肚子西湖水，幸亏他会游泳，沒被淹死，結果这一晚遊湖不欢而散。还有一次，一个美国顧問进入校門，卫兵向他驗看証章，不料他竟举起右脚向卫兵踢去，同时用手一指，原来他把航校校徽倒別在他的西装褲脚上。这不过是美国人蓄意侮辱中国人的一个例子吧了。

美国顧問到航校后着手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所謂訓練中国教官。美顧問团以考选航校飞行教官为名，将航校及全国空軍部队所有中国飞行人員（包括原来当过教官的和曾留学国外的在內）集中一起，进行了一次体格检查，一次飞行測驗，按照他们的美国标准，选定了中国飞行教官十人。我们今天回忆起来，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的一切，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实令人无地憤恨。这十名中国飞行教官姓名如下：

刘超（即刘超然、东北航校出身）

高志航（东北航校、留法、抗日战争中战死）

李俊德（航空班、不久即在訓練时摔死）

王天祥（航空班、八一三时战死）

陈嘉尚（航空班）

陈栖霞（云南航校）

胡家枚（留美、后在訓練时摔死）

崔清石（保定航校、朝鮮人，入中国籍）

石友信（保定航校）

徐穎祺（留日）

王勳（即王叔銘、留蘇、記得似為接替李俊德者）

（后来教官变动很大，这张名单，仅凭陈栖霞回忆所及）

这一次訓練遴选，淘汰了很多入，其中有的被分派到蒋介石的航空队当队员去了。

航校招收飞行学生计划，原定每期一百人，（第五期起人数增加）飞行训练开始时，以每五——六人为一组，由中美飞行教官每人负责一组，至一定时间，由美国飞行总教官进行飞行测验，不合格的即行淘汰。在飞行训练中，一切有关飞行动作、手法、习惯、战术等等，完全是一套美国方法，其所使用的教练机和以后各部队的作战飞机、油、弹、器材、装备等等，几乎全部都是美国的，因而在航校师生中乃至以后在蒋帮空军中，从上到下，都种下了“美国顶好”的崇美思想的反动根子。

美国顾问和中国飞行人员的待遇，悬殊惊人。如航校初成立时，美国人嫌笕桥校舍不好，就住在西湖西泠饭店，每天要用小汽车接送；后来笕桥“醒村”建成，美国顾问每人一幢精致洋房，与校长副校长住在一排，每月薪金都用美金计算，最高的达美金一千元（合当时中国法币约三千元），美国打字员每月亦有美金五百元。而中国空军一个上校每月最高不过法币六百元（合美金二百元）。

如前所述，航校招生对象，规定为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身体健康，适合飞行。考取后，先行入伍，授以陆军基本制式教练，为期一年，然后转入航校本部，进行飞行训练。其生活费用，从入伍开始，即全部由校方供给，学生每月伙食连另用共十二元（当时每元约可购米十五斤），在第五期时会招收一部分已在中央军校毕业的学员，办一学员班，其津贴按陆军原级别发给，后因人数不足，延至一九三

五年并入第七期飞行，飞行开始后第三个月，就将各学员的津贴一律改为每月十八元。训练期间，每日半天飞行，半天学科，每隔六个月受一次体格检查（这是根据美国顾问的意见，专对飞行人员使用的，后来即成为蒋帮空军的制度），如体格发生变化，不适飞行，立即停飞，所以航空医官和飞行教官在飞行学生面前是有无上权威的。学科方面，有飞行学（即空气力学或飞行原理）、航行学、飞机发动机学、飞机构造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英文等，其他还有发动机学的工场实习、及体育、政治训练（主要是在平时讲话或以个别谈话方式进行）。

学生的飞行训练，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进行，按飞行时间平均约六十小时算一个阶段。初级是飞行中的基本训练；中级是在初级训练各项科目基础上的技术训练；至高级阶段，则分为轰炸、驱逐、侦察（侦察在第七期以后取消）各组的战斗技术训练。在高级阶段所使用的飞机亦就不同，当时轰炸组使用的是450匹马力的道格拉斯，驱逐组主要用的是塞克Ⅲ（或霍克），侦察组使用的是可塞，当时蒋帮各航空部队中所使用的也是这几种飞机，所以学生一毕业即可参加战斗。航校初期在飞行训练中担任驱逐组长的是刘超，轰炸组组长是王勳，侦察组组长是陈嘉尚。

每期学生在飞行训练期间，因体格检查和技术测验而淘汰的，平均约占三分之一。这些被淘汰的学生，即转入机械科，毕业后的工作待遇，都与飞行学生不同。飞行生毕业后，称为正式空军军官，机械科学生毕业后，称为空军军佐；前者每月薪金除照其级别外尚有正薪的二分之一飞行津贴。后者就没有了。

对学生的政治训练，由政治训练处负责，蒋坚忍在每次纪念周中进行所谓“精神讲话”，内容无非是叫骂共产党，要大家效忠于国民党、效忠于蒋介石的老一套。在纪念周结束时则朗诵

“黨員守則”、“軍人讀訓”，后来蔣堅忍自己又杜撰了“空軍信條”十八條，在每次集会后朗誦；校內牆上到处写上“負責任、守紀律、明禮義、知廉恥”等无聊標語，又在講話中提到“蔣委員長”時，大家必須立正，这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向學生灌輸崇拜蔣介石法西斯獨裁的思想。

其次，學生隊也是幫助政訓處來訓練學生的組織，學生的日常生活由學生隊管理，每一學生隊除隊長、隊附、區隊長（由校長指派、其成員全部是黃埔或航校出身）外，另設一訓育教官（由政訓處指派，全部都是蔣堅忍物色而來）。學生如在飛行方面犯了規，則罰以上下機場時戴紅色尖帽，若在平时違犯紀律，既要受學生隊官員的訓斥，還要受訓育教官找去個別談話；若對某一學生的思想發生懷疑時，則先被送入禁閉室，然后再慢慢進行審訊，那就問題更嚴重了，這是當學生最怕的事情。例如第六期學生王固被懷疑后即遭禁閉，審訊中間他對蔣委員長信仰如何，他回答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后来此人就不知下落了。

### 航校的期別

航校成立后，在航空班畢業學生的思想上即產生自己是否是“正統”的問題，他們怕被排斥在“正統”之外，因此提出：航校既然是從航空班基礎上擴大起來的，航空班是前身，那末應該把他們算為航校的第一期。當時大家對蔣幫軍事學校的期別問題所以這樣爭，因為這是关系到他們升官發財的“資歷”的，在他們的力爭下，蔣介石承認了航空班畢業學生為中央航空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在航校成立后所招的第一批學生，算是第二期。在這次爭“期別”問題中有胡偉克、周修忠、陳嘉尚、徐康良、羅杭等人是十分熱中的。



航校从第二期起，在校內往往同时有二个期到三个期在进行训练，例如第二期在飞高級时，第三期在飞中級，第四期则在飞初級，所以航校的师生官佐人数是在逐漸增加的。如唐中和是第七期学生，記得当时总共約有四五〇人左右在进行训练。

### 麻醉欺騙的校歌

大約是一九三三年左右，蔣介石正在对日不抵抗，集中力量“围剿”中共的时候，航校当局以三千元的奖金，向沪杭一带文人征得校歌一首，其詞是：

“得遂凌云愿，空际任迴旋；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长空万里，复我旧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閑苟安，民族兴亡責任待吾肩！須具有牺牲精神，并展双翼一冲天！”

这首校歌获得蔣介石的贊許，被采用了，航校还特地为它成立一个乐队。现在我们回忆这首歌在那时确曾起了相当大的麻醉作用，迷惑住一些人，甘为蔣介石的卖国和“剿共”去“牺牲”卖命！

### 蔣介石收买人心的“愚亲会”

第二期学生毕业时，蔣介石特地叫航校当局举行盛大的“愚亲会”，凡是毕业学生的家长，不論路途远近甚至海外华侨，都发給往返川資，邀到杭州，膳宿全部由航校負担。届时，蔣介石帶了宋美龄到航校参加了那次愚亲会。在宴会上，蔣和宋还向各家长一一斟酒，并在席間讲话时，用尽了甜言蜜語說：“……你们出去以后，要忠勇为国，即使陣亡牺牲，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我会給你们負責……。”后来事实証明，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到愚亲会結束时，蔣还送各家长大綢一匹和其他許多土特产，当时，那些学生和家長，的确是